

王个簃：开辟吴派笔墨设色新天地

□陈霞



王个簃



王个簃画作

名与南通 南通市政协文史资料专栏

在风景旖旎的南通文峰古塔之畔，坐落着古色古香的个簃艺术馆，里面珍藏着王个簃捐赠给家乡的220幅书画、54件藏品、34件遗物。

1897年，王个簃出生于海门三星镇。这里是长江北岸，离上海很近，有密密匝匝的芦苇，交叉纵横的河流，土地肥美，气候宜人。他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家中曾挂有不少名人雅士的书画。因祖父嗜好花草，家中厅堂外，栽满了各种花草，天井里种有桂花。屋后有一个大竹园。学校放假的时候，王个簃总喜欢和表兄一起钻到里面，一玩就是半天。距离不远的外公家的屋前屋后也种着很多植物，有大从牡丹等，尤其是院子里那株小水桶粗细的腊梅，开花时发出的幽香竟让七八十年后的王个簃闭上眼也觉得陶醉。这最初的诱发和环境的熏陶，促使王个簃开始捕捉那些陪伴他度过童年的花木并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他后来所画的一幅《竹趣图》，就融入了

了当初他在竹园里的所见所闻。

5岁时，王个簃的父亲不幸去世。他八岁时跟严厉的嗣父学习背诵古文，接受启蒙教育。后到常乐镇读小学，为了专修国文又转入长兴镇国文专修学校学习，不久又就读海门高等小学并开始学画。他曾临摹了一张金冬心的佛像。这张“处女作”寄出去后，被上海的《学生杂志》发表了，这使王个簃画画的劲头更足了。这时，他开始学习刻印，常独自一人到海门县城茅家镇的刻字店去看刻字师傅刻字，自己还搞了把刻刀，查《康熙字典》学篆字，并给班上的同学刻章。

在南通师范附小读完高小后，王个簃进入南通省立第七中学（南通中学）学习。一有机会，他就向书法老师、美术老师和国文老师求教，获益匪浅。他还经常去第七中学隔壁的南通商校的钱浩斋老师寓所谈诗论字。钱浩斋善书法，书斋中挂满名人字画，两人渐成莫逆之交。王个簃到上海后，钱浩斋经常给他捎去南通的土特产。钱捎来西瓜，王就画了一张西瓜送给他。一次，钱浩斋托人捎去一串刀鱼，酒酣之余，王个簃画了一筐刀鱼。后来这幅《刀鱼图》连同《瓜菱清暑图》被

刘海粟带到伦敦，与张大千等名家作品一起参加了英国伦敦、德国柏林“中国绘画展览”，其中一幅获奖，一幅被德国东方博物馆中国画陈列室收藏。

王个簃中学毕业后在城北高等小学教书，常与喜爱美术的同道及同事一起写诗、习字、刻印、作画、抚琴，结识了当时负有盛誉的金石书画家，吴昌硕的得意门生李苦李。王个簃尤喜爱吴昌硕的绘画和篆刻，便携带自刻印谱，求教于李苦李，后又托诸宗元携印稿给吴昌硕审阅，得到吴的赏识，吴并在每方印拓边上详细地加上评语和赞语。

29岁时，王个簃带着书画，抱一古琴，离开南通来到上海，向吴昌硕习艺问道，并在吴家担任了家庭教师，为吴昌硕孙儿授业。吴昌硕往往喜欢在夜阑人静时，和王个簃交谈，征询当天所画作品的意见。王个簃还陪吴昌硕游历浙江等地，与老师朝夕相处，得益良多。

1946年至1948年，王个簃在上海先后举办了三次个人书画展，从此声名大震。其间，任上海新华艺术大学、东吴大学、昌明专科艺术学校教授和上海美专教授兼国画系主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个簃的

创作热情日益高涨，作品参加历届美展。1954年，他当选为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7年，上海美协和北京美协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王个簃书画展”。1959年以后，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赴北京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大会、文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曾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王个簃担任第一副院长。

1987年，王个簃九十寿书画展举办，作品面目一新，风格独特，开辟出一派源于吴昌硕而又不同于吴昌硕的笔墨设色之新天地。90岁高龄的他还应邀赴日本、新加坡讲学、办展。

1981年，王个簃应南通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回通探亲访问。在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王个簃画展开幕式上，王个簃捐赠了王一亭《苦李造像》、李苦李《秋窗课子图》等10件画作。1988年王个簃去世后，其亲属遵照其遗愿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捐赠200余幅书画作品及其珍藏的历代名人字画。1998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在濠河之畔、文峰塔下建成南通市个簃艺术馆，以弘扬王个簃先生的艺术成就。



历史人物

谁是文园汪氏迁丰始祖

□徐继康

丰利文园汪氏是在明末由安徽歙县迁往如皋丰利场（今如东）的，其始迁祖，许多人认为是汪宪。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其后人汪国贤在《汪氏支谱·编辑支谱纪略》中说：“彝甫公以兵燹避徙如皋东之丰利场，遂家于丰。”他所说的“彝甫公”，就是汪宪。

我在细读《汪氏支谱》中“汪宪”条目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宪，字彝甫，清赠资政大夫。配项氏，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五月二十五日子时，没于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初二日辰时，享寿八十有六。公歿，柩权厝徽州。太夫人携二子自徽州歙县孝梯乡和睦里诸王大社管迁如皋县东丰利场，投依夫弟，因世居焉，是为迁丰始祖。子二，长文达，次子另迁仪征。太夫人葬于本场东北乡包家庄，主穴壬山丙向。

在撰写《文园古丰》时，我虽然指出汪氏始迁祖不是汪宪，而是他的夫人项太夫人，但由于解读偏差，出现了一些错误，如传中“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乙未五月二十五日子时，没于康熙十九年庚申十月初二日辰时，享寿八十有六”的记载，我当时误解为是汪宪的生卒年，其实这个生卒年是项氏的。如此，许多问题即迎刃而解，之前我说汪宪享年八十六，1644年甲申之变时，其年五十，身体康健，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项氏带着两个孩子迁居丰利，留汪宪独自一人在歙县，这与常理不合。事实是，在项氏迁居丰利之时，汪宪已经去世，由于棺椁不便运输，故“公歿，柩权厝徽州”是说得通的。《汪氏支谱·始迁祖墓图》中“墓在丰利市东北乡包家庄中，即项太夫人”，也就可以理解了。

“太夫人携二子自徽州歙县孝梯乡和睦里诸王大社管迁如皋县东丰利场，投依夫弟，因世居焉，是为迁丰始祖”，传里说得太明白了，项太夫人就是迁丰始祖。民国时，汪国贤没有读懂；近年，许多研究者没有读懂；我写《文园古丰》的时候，也没有读懂。还拐了许多弯，千方百计去证明这个早已明言的事实。

世上有许多事情的答案，本来早就告诉了你，但我们往往视而不见。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投依夫弟”。是指项氏来投奔汪宪的弟弟，说明汪宪有兄弟先居丰利，但细查《汪氏支谱》，汪宪的父亲汪加周仅有一子，即汪宪，并无其他子女。我当时推测：“两种可能：一，因不是主支，没有记载或失载；二是叔伯兄弟，汪加周有一兄名继周，此弟或为汪继周之子”。其实，此外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兄弟有可能是族弟。我一开始把本文题目定为“文园汪氏”，而没有说是“丰利汪氏”，是因为丰利除了文园汪氏一支之外，还有一支汪姓。

在明初，元末进士汪迪吉为河北元民县知县，因慕首阳之节，飘然远引，由婺源挂冠不仕，携弟汪继芳渡江而北，迁居泰兴古溪，汪迪吉即为古溪汪氏之始迁祖。其弟汪继芳又迁如皋丰利场，其子孙于古丰繁衍不息，此支汪氏在明初就迁至丰利，早于文园汪氏二百余年。不过，两汪为同族同支，汪继芳是越国公汪华第七子汪爽之二十九世孙，而汪宪为汪爽之三十六世孙。项氏夫人“携二子自徽州歙县孝梯乡和睦里诸王大社管迁如皋县东丰利场，投依夫弟”，是不是投奔汪继芳之后，按谱所序的宗弟呢？

道光二十一年，古溪汪氏重修《汪氏宗谱》之时，曾欲与丰利汪氏联谱，但没有成功。其中的缘由，汪璐在古溪《汪氏宗谱》的序文中说得明白：

道光辛丑，族长永潮、南潮两公商于余，余招仲轩侄其议，遂慨然有续修之志，其已延聘师，而丰利场一支请合为之，俟彼抄编世系，故迟年余，后丰利来云，彼族长有往微细查之。议余族人不能待，姑先辟之，成泉志云。

他们编纂古溪《汪氏宗谱》时，丰利汪氏准备与之联谱，谁知等了一年有余，丰利族长又提出要到老家安徽查看老谱，古溪汪氏不能再等，故而先刻行了。这里所说的丰利汪氏，并非文园汪氏，而是指汪继芳之后。言及这些，是想说明汪之间一直是互有联系的，并没有因为地僻支远而隔断，从明初到清道光近五百年，古溪汪氏与丰利汪氏尚欲联谱，而从明初到明末，项氏与汪继芳后裔保持联系，也不是不可能。

关于项太夫人迁居到丰利，汪家还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项太夫人携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乘舟由歙迁丰，一日凌晨，刚到如皋界，天尚未明，忽开天门，此时周边一片漆黑，唯船身周围亮如白昼。项氏见此景，以为异兆，连忙跪倒船头，双手合十而告天：“不为金来不为银，惟恩二子能成人。”后来，项太夫人殁，独葬于丰利场东北乡包家庄，其墓壬山丙向，为一块硯台地。后来汪氏文脉鼎盛，出现汪起涟、汪之珩、汪为霖、汪承铺、汪栻等诸多文人，有人笑言，此皆项太夫人福泽远庇之故也。此等戏言，虽然当不了真，但文园汪氏能有后来的枝繁叶茂，这一切都源于项太夫人，却是千真万确的。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旧时如皋的赛马会

□田鹤年

史海回眸

清末民初如皋乡村富户每年春季会组织赛马会。诸如此类的乡村民风在今天人们已是闻所未闻了。

今天的台湾省台北市有个“如皋同乡会”的团体为旅台之如皋籍人士所组织，每隔二至三年出版一册会刊，名称为《如皋文献》。我的一位世叔顾守之先生生前为如皋同乡会理事长，也是该会刊的发起人。他知我对家乡地方史料感兴趣，每逢出版均会寄赠一册给我。

《如皋文献》内容丰富，设有如皋志略、桑梓风光、先贤人物、乡土物产、风俗习惯、故园忆往、艺文拾零等栏目。在1989年的创刊号“风俗习惯”栏目中有季耀所著的“如皋的赛马”，详细地记述了抗战前如皋一带乡村的赛马风俗，今全文抄录如下：

如皋的赛马

故乡——如皋，南滨江，东临海，为江淮平原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向有“金如皋之称”，人们丰衣足食之，便想出许多玩乐来排遣自己的岁月，赛马便是例，此事盛行于民国初年，其时，军阀作乱中原，独有“通（南通）如（如皋）”一角，由于地理位置上安排，未受骚扰，俨然是当时的世外桃源，在这样的环境中，加之如皋人好自享受的天性，所举的赛马，是很值得追述的。

好马必需配上好鞍子，当时的鞍，还是那种用皮与木合造成式样极其古老的元宝鞍，不过外表的装饰那就非常不可了，否则从属名驹，但在众马比较之下那就难免寒酸了。说了你或者不会相信，民国二十七、八年间，我在一位乡绅的仓库中曾发现他当年佩戴在爱马的鞍头是法国产品，而脚蹬，是由一块整铜雕琢而成，上面刻有“明朝万历”字样，试想集中外古今艺术品为其爱马装饰，那就很难想见此翁当年

的豪阔和赛马的盛况了。

故乡当年赛马并没有一定的场所，由于靡费太大，例由几个财主集中的大庄子轮流办，同时为了便利观众，赛期大都是排在农历正二月间，我们村子的赛期是被排在农历的二月半，先数日就将村前大路修正平坦，用为跑道，这时四乡八镇的小贩子也就沿着大路搭起草棚来做生意，村中的人，即使是最贫穷的人家也要接上几个亲友来看赛马，大户人家更是热闹非凡，至亲好友，先数日即举家来临，赛马过后还得住上几天，总之在赛马前后总得闹上十来天，整个村子中到处是红男绿女，到处是欢声笑语。

赛期一到，跑道的两旁大清早就挤满了人，那些活力充沛的小伙子，便拼命地挤到路旁的树上，活像一群鸟雀似的，把树杆子都挂弯了，先是由本庄的二、三流马儿在跑道上跑上几趟，以慰观众迫切的期望，约莫八九点钟的光景，挂在树上的那些小伙子们，首先发出惊人的怪叫，原来别村的马儿赶来了，果然四面八方都发现滚滚飞扬的尘土，渐渐地从这些尘土中发现了人儿马儿，由远而近，煞是壮观。那些名驹相继进场后，在人们欢呼的声中，大家按辔徐行，因为这时正式比赛还未开始呢，这时，我们的族长，在众骑师的簇拥下策马前来，向众马友一一拱手为礼俨然赛主架势，藉显一时威风。

任凭观众如何喧闹，正式的赛马总得拖到晌午时分才开始，并没有一定的起跑线，也不像现代跑马上以枪声为起跑令。例由一马先跑，而后五六匹急起直追，跑败的便一去不返，打道回府了。跑胜的带着无比的骄傲，循原路而回，接受观众的欢呼后，回到广场略事休息，而这时第二组又开赛了。最后才是总决赛，当年蓄养马匹的人家多，参加比赛的马也多，总决赛总得到日落前后才能完，马儿跑胜了，不仅是马主的光彩，同时该村的观众也有面子，因此，往往马儿已入厩休息，而观众们的打架还未停止呢。

各家的马，都各就其毛色或体躯，取上一个好听的名儿，什么“高脚青”啊！“黑旋风”啊！等等，我的二伯父有一匹“玉狮子”是一匹从来未败阵的名驹，提起此马来头大。原先是一位姓韩的大财主派人从国外选购回来的，因为其性烈，无人敢于驾驶便被放逐在泰县北门外荒草地。索价百亩良田，人们都惊异，可是二伯父却毫无客气地买了这匹人所不敢要的烈马。“玉狮子”这畜生，果然不负知遇之恩，以后便不断地替二伯父赢回胜利，“玉狮子”是所向无敌的，它到了老年已吃不动草了，必须以特制的食料饲养，可是跑起来还是前后“亮掌”（当它快跑的时候，从前面或后面都可以看到它那磨亮的铁掌，意即快速之至），不过这时已没有任何人策马去追它。这并不是不敢去要，而是一些马主和骑师们，基于侠义的心肠，甘愿屈居下风，以成这匹垂老的名驹永世不败的英名，其间实含有无限怜老敬老之意。“玉狮子”死后二伯父曾为此悲惨多时，特拔出一块地为它的归骨所，并派有专人为它守墓三年，每当秋风扫落叶的季节，二伯父还常到它的墓前凭吊，低回不已。

盛行赛马之时，我尚在童年，及后稍长，世事日乱，自己随着世乱离家日远，每逢春秋佳日，当年盛况便憬然赴目，纵然光倒流，童时可再，可是当年的盛事恐怕再难重现了！